

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分析者
对美国“混沌十年”的权威性剖析
它本身就是一个奇观



Media
Spectacle

媒介奇观

——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

道格拉斯·凯尔纳 著
史安斌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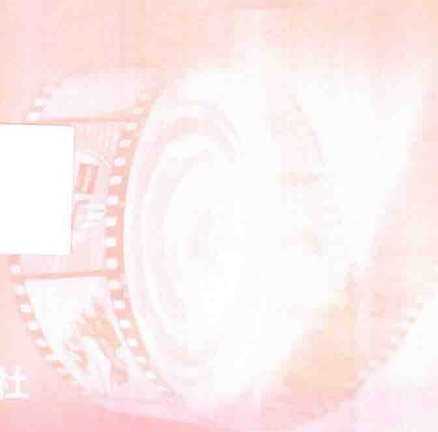
清华大学出版社

S p e c t a c l e *Media*

媒体奇观

道格拉斯·凯尔纳 著
史安斌 译

——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Media Spectacle, Douglas Kellner

EISBN 0-415-26829-X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3-5403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激光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美）凯尔纳（Kellner, D.）著；史安斌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书名原文：Media Spectacle

ISBN 7-302-07499-2

I. 媒… II. ①凯…②史… III. 媒体—研究—美国 IV. 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7470 号

出 版 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客 户 服 务：010-62776969

责任编辑：纪海虹

封面设计：艺铭 DESIGN

印 刷 者：北京市清华园胶印厂

装 订 者：三河市兴旺装订有限公司

发 行 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155×230 印 张：16.5 彩 插：2 字 数：272 千字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302-07499-2/G·359

印 数：1~4000

定 价：28.00 元

关注媒体奇观

——中文简体字版前言

毋庸讳言，媒体奇观组织和推动了当代经济生活、政治冲突、社会交往、文化和日常生活。我的这本小书对有关高科技文化、媒体主导的社会和奇观政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奇观文化涵盖了从影视到网络文化，从总统大选、恐怖主义到当下的媒体活剧的种种现象。关于这一点，我在英文原版的序言中已经做了详尽的阐述。在此，我想向我的中国读者简要介绍一下我所从事的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从而进一步阐明本研究聚焦于美国社会文化的原因及其对全球化的意义。我还将就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例如中国——如何开展媒体奇观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我要感谢中文版译者史安斌博士所付出的努力，使中国的学者和广大读者有机会接触这本书，并且参与到对媒体奇观的研究和批评当中来。

显而易见，本书中所使用的“奇观”的概念取自盖·德堡的《奇观社会》和“国际境遇主义”组织的一些理念。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指出，我所使用的“奇观”概念与德堡的理论模型在三个层面上存在着差异。首先，德堡的“奇观社会”概念是较为单一和抽象的，带有鲜明的整体论色彩；而我所探讨的“奇观”概念则是比较具体化的，例如以麦当劳为代表的消费文化奇观，以克林顿性丑闻和弹劾案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奇观，或者是以《X档案》为代表的电视文化奇观等等。

我要承认，在本书中对多种多样的媒体奇观所进行的生产、文本和效果的分析是以美国为基本出发点的，目的是为了深入理解当代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即使从广义的层面上说，也是为了深入理解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和全球文化。相比之下，德堡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即按照“奇观”的概念框架所构建的媒体和消费社会。此外，德堡采取的是法国激进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而我采取的是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对阶级、种族、性别和

区域等具体因素的关注，以及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包括新马克思主义、英国文化研究、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等等。

其次，我对具体的“奇观”现象进行了阐释和质疑。具体来说，我是想通过对这些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奇观”的阐释和质疑来揭示当代美国 and 全球社会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例如，通过对麦当劳现象的阐释和质疑揭示消费文化、消费社会和全球化的一些本质特征；通过对乔丹/耐克奇观的阐释和质疑来透视当代体育文化，以及当代社会中体育、娱乐、广告和商业化日渐合流的趋势；通过对辛普森案的阐释和质疑来透视当代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种族、阶级、性别矛盾，名人文化、媒体文化以及警察和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媒体对这一事件长达数月之久的近乎疯狂的关注究竟如何体现了以集团媒体和消费文化为主导的美国社会的本质特征。简而言之，我在对媒体奇观的研究中，将文化研究作为进行诊断式批评的主要手段，对当代社会中的各种奇观现象进行解读和阐释；而德堡更关注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批判，目的是寻找具有革命性的替代方案。

第三，我着重分析了媒体奇观中的矛盾和逆转现象，而德堡认为所谓“奇观社会”似乎是无往而不胜的。他和其他“国际境遇主义”组织的同志们一起勾勒了种种可能进行的反抗与斗争活动的蓝图，在一定程度上为1968年法国的“红五月”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麦当劳现象便体现了媒体奇观中存在的矛盾、逆转和冲突。当我开始从事媒体奇观的研究时，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似乎无往而不胜，麦当劳便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当时，麦当劳的连锁店在美国和全球各地接连开张，其利润率节节攀升，它被看作以美国模式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成功范式。乔治·雷泽的《社会的麦当劳化》以麦当劳为模式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而《跨越东西方的金色拱门》等书则极力把麦当劳颂扬为将西方现代性带入中国、苏联等国的“使者”以及高效、清洁、有序的生产模式的典范，它将方便、迅捷的快餐食品和美式文化带给了全球各地的消费者。

但好景不长，麦当劳也成为反全球化和反跨国集团的激进人士发动抗议运动的首选目标之一。麦当劳以诽谤罪起诉了几位英国“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后者曾经散发传单，攻击麦当劳出售不健康食品、实行不合理的劳工制度及其在全球各地造成的环境破坏，呼吁人们抵制麦当劳食品。这场冲突促成了“曝光麦当劳”（mcspolight.com）网站的

诞生，它后来发展为全球点击率最高的网站之一。全球性的和地方性的针对麦当劳的抗议运动不断出现——哪里有反全球化运动，哪里就有反麦当劳的抗议活动。几乎在每一处准备新开麦当劳快餐店的地方都会出现这类抗议活动。因此，麦当劳在全球的扩张速度大大减缓，集团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利润率的大幅下跌。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麦当劳因散布虚假广告、过量使用添加剂和出售“垃圾食品”而受到指控。直到今天，负面报道和利润下滑仍然困扰着麦当劳的经营者们。

最后，我必须承认的是，德堡“奇观社会”的概念比我对奇观现象中存在的矛盾、逆转甚至翻转趋势的分析更具有说服力。德堡理论的追随者会提出，尽管麦当劳奇观中出现了起起落落趋势，耐克奇观中也包括了媒体对其劳工政策的批评，但是当代资本主义体制内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并未在根本上影响资本主义强劲的发展势头。资本主义的力量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媒体和消费社会通过奇观效应不断复制奇观。一个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全球社会随着由不同集团、人物和名人的兴衰所构成奇观文化的起起落落而逐渐成形。

在当今压倒一切的全球资本霸权面前，德堡的追随者所提出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对特定社会条件下媒体奇观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而德堡的追随者们关于政治奇观无往而不胜的观点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例如，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我探讨了美国共和党中的保守派如何通过炒作克林顿性丑闻的“奇观”试图达到弹劾他的目的。然而，这场政治奇观却出现了“回火”效应——在经历了这场具有负面效应的媒体奇观后，克林顿的声望不降反升。

我确信，克林顿之所以能在经历了性丑闻和弹劾的媒体奇观后安然无恙，其中有很多深层因素值得分析。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一直突出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受众不会听任媒体的摆布。尽管克林顿丑闻缠身，但美国公众对总统怀有的尊敬并不会完全消失。其中不少人对全国性新闻媒体拿总统私生活大做文章的做法表示出不满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文化战”一直没有停歇。共和党内的右翼势力制造出这场“弹劾奇观”旨在向民主党发难，推翻民选总统。不出人们所料，民主党和自由派对这种利用媒体达到政治目的的不合法手段给予了坚决的抵制。这场奇观成为不同政治派别“文化战”的角力场。不管怎样，这场奇观最终出现的“回火”效

应一方面充分证明了奇观政治的发展趋向是变幻莫测的，另一方面也充分证明了媒体奇观并不能完全操控受众，因此并不是无往而不胜的。

我在本书中探讨的绝大多数的个案均来自美国的社会文化领域——这自然是我最为熟知的领域，但是其中许多媒体奇观都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近一段时间来，媒体奇观有向全球扩展的趋势。例如，1997年夏出现的有关黛安娜王妃的媒体奇观恐怕是近年来世界各地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最为关注的话题。2003年夏季席卷全球的《哈利·波特》奇观产生出有史以来最为畅销的文学作品之一和最受欢迎的系列影片，一股“哈利·波特热”仍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2003年夏季出现的另一个全球性的媒体奇观是以英国球星大卫·贝克汉姆为主角的，中心事件是他从英国曼彻斯特联队转往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构成这场奇观的还有一部在全球范围内非常走红的影片《为贝克汉姆而着迷》(*Bending for Beckham*)、一个集媒体文化、时装和体育运动为一体的贝克汉姆/“波士”(Posh)集团奇观，以及在英国广播公司美洲台和全球其他地方的电视台播出的一部有关贝克汉姆的传记片。此外，如果要谈论近期的全球性媒体奇观，还应包括“基地”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制造的恐怖主义奇观——尽管这听起来令人不快——它是我最新出版的一本著作《从“9·11”到恐怖战争：论布什遗产的危险性》(由马里兰州的Lanham的Rowman and Littlefield出版公司2003年秋季推出)的主题之一。

诚然，中国和美国的受众对于上述这些奇观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解读。而中国社会文化领域也会派生出种种媒体奇观，最近的一个——也是令人伤心的一个——当然是SARS。在过去几个月内，这一全球性的医学奇观引发了世界各地媒体的强烈关注，在全球许多受到SARS病毒威胁的地区产生了“恐惧奇观”。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学者应该对这一“奇观”从地方、民族、国家和全球的层面上进行批判式的文化研究。我希望本书能对中国的学者和普通读者有所启迪，促进媒体奇观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当然研究的对象既包括中国的媒体奇观，也包括美国 and 全球其他地方的媒体奇观——从而从整体上推动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勃兴，并使之逐渐具备全球的视角和特质。在此，我要再次感谢译者，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使我的研究能够在中国找到知音和批评者。

2003年7月14日 美国加州洛杉矶

英文原版前言

新千年的到来为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媒体文化仍然是联结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的轴心势力。媒体文化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带来集团资本的消长，同时也将高消费生活方式的种种符号迅速扩散，促进消费社会的产生和在全球各地的复制。在日常生活领域，媒体文化也被用来推销体现高消费理念的名人符码、消费快感、高新技术和种种崭新的身份形式。技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令人目眩神迷的信息/娱乐社会阶段。媒体巨头之间的合并和重组方兴未艾，竞争愈演愈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体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观”来吸引观众，这些带有浓厚广告色彩的节目旨在刺激庞大消费机器的启动。然而，令人恐惧的“9·11”奇观和其后的战争和破坏却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无休止的危机，也给个人生活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定感。

最近十几年来，奇观文化飞速发展并迅速扩散和渗透到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领域。电影投资越来越巨大，高科技的运用使其效果比以往更加令人目眩；电视频道的数量迅速增加，产生了全天候播出电影、新闻、政治脱口秀、体育、历史等满足观众不同需求的“专业化”和“分众化”的频道。音乐文化奇观则通过广播、电视、激光唱盘、DVD、电脑网络和大型演唱会等形式传播和“复制”。媒体文化制造出无数供人膜拜的偶像和巨星，促进了“名人效应”的产生和蔓延。

媒体文化也产生出不少“超级奇观”，包括体育、国际冲突、娱乐、突发事件等，诸如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案和英国王妃黛安娜之死这类谋杀和性丑闻。令人惊异的是，“超级奇观”也进入了美国政党政治中。媒体文化使本来枯燥无味的政治事件“内爆”（implode）为肥皂剧一般的“政治秀”，如克林顿的性丑闻和随后的弹劾，2000年总统大选的持续36天的“选票大战”，“9·11”恐怖袭击和随后的战争。这场战争以“反恐”为名，实际上运用军事侵略和恐怖战争来推行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主义。这些“政治肥皂剧”重新定义了政治和文化的含义，以此吸引了时刻守候在媒体前的忠实的视听群。

网络媒体也为受众开拓了一块极具诱惑力的虚拟空间，创造出许多信息、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新形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经济或 dot. com 热的泡沫，把网络变成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具杀伤性的势力之一。媒体集团的整合更多地表现为网络 and 传统媒体文化之间的融合，带动了整个信息娱乐业的发展。技术和资本的互动也促进了技术资本主义新形式的产生，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的技术文化，这些都为在新的千年中将要出现的技术/制度创新、新生事物、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和动荡不安的局势埋下了伏笔。

“9·11”和其后的名为“反恐”、实为“恐怖”的战争加深了这种不确定性和无法预知性。在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恐怖袭击面前，强大的美国和以西方为中心的 global 政治和经济体系显得如此不堪一击。这些灾难性的事件所滋生和蔓延的恐惧和不安一方面让“混沌理论”大行其道，另一方面也为军事工业追加大规模的投资提供了舆论保证。信息社会的勃兴似乎可以服务于清除全球邪恶势力（如恐怖主义）的终极利益。战争和政治的新形式的出现也预示着两种理论的回潮：一个是后现代理论的回潮，它强调了线形历史的断裂，并为当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¹ 另一个是辩证法的回潮，这是由于全球化、技术革命、媒体奇观和恐怖战争之间的内在联系已成为各种现象和存在——包括平淡的日常生活、戏剧化的冲突、地球上各物种的生存——的中心。

毫无疑问，媒体文化会继续成为新千年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之一，其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媒体文化为性别文化、社会认可的行为、生活方式和时尚提供范式，它也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偶像。这些媒体的神社集金钱、美貌、名誉和成功于一身，是大千世界中芸芸众生理想和目标的化身。另一方面，当人类的探索已经进入外层空间和纳米世界，当生化技术可以被用来重塑人类，媒体文化、消费文化与这些高科技和生化技术的结合将我们带入一个“后人类”时代——这是一个充斥着灵异、变形机器人和人类终结后种种奇观的世界。²

不管现在和未来出现怎样的兴衰和变动，媒体文化都会对社会政治事务行使裁决权，决定什么是真实的、重要的和致命的。当 1991 年的海湾战争、2000 年的大选和 2001 年的“9·11”事件这样的奇观事件发生的时候，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暂时中止，被分秒不差的新闻直播节目所代替。在“9·11”这样的超级奇观事件发生时，电视中的广告全都

被取消，新闻节目占据了所有时段达一周之久。这些奇观事件的发生使新闻节目的收视率超过信息和娱乐类节目，成为占据黄金时段的主打节目。值得注意的是，媒体集团的重组和合并使新闻来源日趋单一化，将新闻完全置于寡头集团的严格控制之下。互联网站扩散着种种真假信息，网络提供了互动的空间，网民有机会发现新的事实和观点，促使他们积极参与有关时政的对话（不管这些对话的内容如何）。

本书汇集了我对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奇观的研究成果，从而能为读者揭示新千年政治、经济、社会 and 文化的种种变化和具有界定性的特征。第一章将对当代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媒体文化奇观作一个全景式分析，给“媒体文化奇观”下一个定义，并且界定全书自始至终所采用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学术路向。第二章对全球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分析旨在揭示全球化的内在动因、全球化/本土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美国文化产品被本土文化“改造”和“挪用”的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所产生的杂糅型的“全球文化”。第三章对篮球明星乔丹和耐克公司的研究同样旨在揭示全球媒体文化的一些新特征，分析了以NBA和乔丹为标志的美国体育文化在20世纪末叶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对麦当劳的研究可以揭示当代消费文化的一些特征，而对乔丹和耐克的解读则可以揭示当代体育、商业和名人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可以印证当代体育、商业和奇观文化融为一体的事实。

第四章将讨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辛普森案的“超级奇观”如何为研究当代美国社会的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这起案件揭示了身份政治如何将美国社会分解为互相竞争的族群，个体如何认同这些分化的族群来确立自己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说，颇具传奇色彩的辛普森案远不止是一个对卑鄙谋杀的审判。更重要的是，“奇观”逻辑已经侵入了日常生活领域，并渗透到法制体系中，并通过媒体上无休无止的“突发新闻”体现出来。

第五章则讨论了《X档案》(X File)这部颇受欢迎的电视系列剧和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该剧在1993至2002年间播出，将高科技美学效果和有关当代社会中恐怖事件的隐喻相结合，为电视奇观提供了一个范例。《X档案》是由政府阴谋、外星人入侵和对人类进行的生化变异组成的“奇观”，展现了一幅有关当代生活的恐惧、幻像和冲突的全景。它也对技术文化和技术科学时代的种种“奇观”——诸如政府阴谋、异形生物、恐怖分子、通过医学手段对人类身心的入侵和通过生化技术对

人类进行变异——进行了症候式批评。

近十年来的最令人惊愕的变化之一是政治超级奇观的出现。海湾战争期间，电视媒体将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国防体系戏剧化，试图挽救老布什的执政危机，使美国“世界警察”的角色合法化，并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强加给世界（Kellner 1992）。比尔·克林顿属于对电视媒体更加敏锐的新一代，他成功运用了媒体奇观效应在大选中击败了年迈而且心不在焉的老布什。但是克林顿当选后，也不得不面对共和党人利用媒体奇观效应对他发起的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出人意料的是，共和党人出于报复之心、利用传统道德观念制造的这些媒体奇观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克林顿如履薄冰地度过了被弹劾的难关。

2000年总统大选是老布什之子和克林顿副手之争，本来毫无光彩可言。然而，整个世界看到的是一场争夺白宫宝座的超级奇观。这场奇观以共和党窃取选举结果而告终，为未来更加复杂的政党争斗埋下了伏笔，并且开启了“奇观政治”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克林顿性丑闻和弹劾以及2000年总统大选这样的政治奇观进行解读，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代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范式和路向的变化。我认为，美国晚近出现的几起政治奇观之间是存在着内在联系的，因此，应该追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党政治和媒体文化的互动，把对奇观政治的研究放到历史语境中进行解读。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出版由于两起奇观的突然出现而被迫延迟。我原打算在2000年11月完成本书，以当年的总统大选做结。出人意料的是，2000年11月的这个大选之夜却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奇观之一。先是戈尔似乎要胜出，然后又有媒体匆忙宣布小布什获胜，最终大选陷入僵局，导致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这本身又成为另一个奇观）。我开始想写一个关于这个大选之夜的分析来作为本书的开篇，后来我决定把它扩写为独立的一章，最终的结果是它发展成为我的另一本书《2000年大劫案》（*Grand Theft 2000*, 2001）。该书把2000年的总统大选作为一场媒体奇观来进行详尽地分析。在我看来，这场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之一，同时也是美国政治史上最大的丑闻之一。

2001年秋天完成《大劫案》一书后，我又回到了本书的写作中。恰在此时发生的“9·11”事件和其后的恐怖战争成为另一个媒体奇观。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的研究重点又转到了“9·11”事件。在这种激情的驱使下，我又完成了一部有关“9·11”事件的书稿。现

在我已完成了定稿工作，准备以《“9·11”和恐怖战争：论布什遗产的危险性》(*September 11 and Terror War: The Danger of Bush Legacies*)为题出版。至此，我就完成了关于美国媒体文化奇观的三部曲。它们汇集了我对美国当代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一点思考，也算是我给人类历史进入第三个千年献上的一份薄礼。

本书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完成的，这一点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肯定会有所体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为了对总统大选和“9·11”事件的研究而推迟本书的出版实属偶然。第一章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在新千年的开端已经不乏奇观的出现，而媒体文化奇观的建构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和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同样道理，后几章的个案分析中所揭示的问题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丰富和芜杂。例如，麦当劳直到2000年仍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无可匹敌的范例。但就在这一年，麦当劳的销售业绩首次出现下滑。与此同时，反全球化人士一如既往地麦当劳作为主要目标之一而发起抗议活动。这些事实都表明麦当劳逐渐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场域。

我对乔丹奇观做了多年的跟踪和研究，在2001至2002年间，这场奇观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路。乔丹的伤病和试图复出，他与妻子胡安妮塔之间的龃龉都成为街头小报的热门话题。2002年3月，乔丹因膝伤复发和加重不得不退出NBA的常规赛和季后赛，这是一个由日渐衰老的身体构成的关于极限和失败的奇观，它与那个由乔丹年轻身体构成的才能和超越的神话一样值得我们思考。因此，乔丹奇观也是随着新千年的画卷的渐渐展开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辛普森的“传奇剧”是新千年到来时的又一出名人加丑闻的媒体文化奇观。尤其是在辛普森和法律的冲突方面，这种奇观效应更加突出。结案后不久，他的私人生活再度成为媒体奇观，这一次是炒作他和一个与被谋杀的前妻妮可长相酷似的女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回想起来，辛普森案开启了一个“小报花边新闻”盛行的时代。以网络为主的新媒体更加强了这一趋势，以“名人+谋杀案+性丑闻”为模式的超级媒体奇观占据了新闻循环周期的主导地位。

辛普森案所体现出的“阴谋论”仍然在不断扩散之中，这充分证明了媒体策划和媒体操控等手段在当代社会文化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热门电视系列剧《X档案》可以说是“阴谋论”扩散的又一个例

证。在最近的两个播出季中，该剧的收视率有所下降，最终导致制作方在 2002 年 1 月宣布该剧在历经九个播出季后停播。即便如此，在最近两个播出季中，该剧仍以政府阴谋和外星人入侵为主线，集中表现人类对克隆技术、基因技术和用生物技术制造超越甚至毁灭人类的新物种的恐惧。人类对自身的探索竟是以自身的毁灭为结局，这不能不引起受众的恐慌。在这样一个基因和克隆技术兴盛的时代，我想对这部电视剧进行解读，是有着一定的时代意义的。

正如上文所说，我在本书最后一章加上对 2000 年总统大选（包括竞选和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和“9·11”事件的评析，这将加深我们对媒体在当代政治生活中所起作用的认识。克林顿性丑闻后发生的又一起类似事件是有关加州议员比尔·孔蒂和他的女实习生香黛拉·利维的，后者突然“失踪”后被街头小报爆出了许多两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和与“失踪案”有关的“猛料”。2002 年 4 月，影视演员罗伯特·布莱尔因谋杀妻子而被捕。这表明诸如辛普森案之类的名人奇观已经成为新媒体时代新闻的主体。

有鉴于此，本书阐述的有关媒体文化奇观的理论和范式只是一个开端，它肯定会在今后得以进一步完善。在本书中，我大量引用了互联网上的资料，因此我有必要就此做一点说明。众所周知，互联网上的资料会因种种原因而突然消失，例如网站关闭，帖子撤换，或网址变动。因此，根据在文中列出的网址有时可能会找不到我所引用的资料。实际上，为了防止网络资源的突然失踪，Google 和 Alexa 等搜索引擎都采用了一些技术手段储存有关资料。因此，我希望有心的读者能够运用“回溯搜索器”或用关键词搜索法在这些引擎的帮助下找到我引用的原文或与之相关的资料。³毫无疑问，因特网的确是收藏研究资料的宝库，当然在使用过程中也必须格外小心。

写到这里，我必须指出我本人学术研究中无法避免的美国中心的主体位置。我是从美国的学术棱镜来解读世界的，先是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后来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写作本书时，我可以从工作室的大玻璃窗里看到远处的西好莱坞、洛杉矶市中心和好莱坞的山丘——这些地方组成了当代媒体文化奇观的中心。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好莱坞远不只是本土文化的现象。当然，从不同阶级、性别、种族和区域位置上看世界，都会有不同的结果。尽管我的研究集中在美国文化中的种种现象和它们的衍生物上，但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技术、商品、文化、

思想和经验都在这个地球上流通和散布。对于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读者，我想引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资本主义时说过的的一句话：“这也是关于你的故事。”

本书中的研究成果有些是首次公开发表，有些则是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本书框架重新改写的。就整本书而言，我要感谢朗达·海默，她阅读并且与我探讨了书稿，与我一同观看了辛普森案，一起经历了这个曲折的历程。我还要特别感谢理查德·卡恩，他为每一章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并且为我提供了一些相关的研究资料。他还负责维护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个人网页以及网上资料库。⁴

最后要感谢玛丽·舒罗负责本书的代理工作。尽管本书的出版一拖再拖（其原因我在前文已经谈过），她还是坚持做完这项工作，并且给了我许多编辑方面的建议，促成了本书的最终出版。我还要感谢吉莲·魏托克、大卫·麦克唐纳、安·格兰特参与了本书的编辑和校对工作，还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化研究”项目的所有研究生们给我的建议和启发。

好了，现在演出该开始了……

道格拉斯·凯尔纳 2002年8月12日 洛杉矶

注释

- ¹ 我与贝斯特一起合作出版过有关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的一系列专著。在《媒体文化》(*Media Culture*, 1995)这本书中，我提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过渡。在本书中，我想强调的是在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中出现的媒体奇观已经成为后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
- ² 有关人类在当代的兴衰和可能出现的“后人类”时代，参阅我的《后现代历险》(*The Postmodern Adventure*, 2001)。
- ³ “回溯搜索器”的网址是：www.archive.org/index.html。
- ⁴ 我的个人网页的网址为：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kellner.html。2002年起互联网上兴起一种“网上资料库”(weblog或blog)。我本人的网上资料库于2002年3月开始运行，网址是：www.gseis.ucla.edu/courses/ed253a/blogger.php。

译者的话

读者看到本书可能会对“奇观”二字产生疑问，莫非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也要借助耸人听闻的书名来炒作？这种感觉与我初次翻开英文原版的时候如出一辙，以为一向沉浸于哲学思辨中的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s Kellner）教授也耐不住寂寞，要用“媒体”（media）、“奇观”（spectacle）这样的热门话题来引起读者的关注。正如他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奇观”这个概念并非他的独创，而是借用了20世纪60年代法国国际境遇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盖·德堡（Guy Debord）的“奇观社会”（the society of spectacle）理论。对于英文“spectacle”一词的译法，有必要向读者做一点说明。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中提供了相关的几种译法：“景观”、“景象”、“奇观”、“壮丽的景象”等等。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德堡的理论最早是在由陶东风等主编的“先锋学术论丛”《文化研究》的第三辑“视觉文化专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中得以较为详细的介绍。他们所采用的是“景象”的译法。在周宪等主编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商务印书馆，2000年至今）中收录的一些论著中则采用了“景观”和“景象”的译法。

毋庸置疑，“景象”和“景观”的译法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德堡的本义。德堡在三十多年前关于“景象社会”或“景观社会”的预言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至少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业已成为现实。因此，“景象”或“景观”成为凯尔纳透视美国近十年来媒体文化发展趋向的“棱镜”便顺理成章了。本书采用“奇观”的译法主要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凯尔纳继承了德堡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主要是美国的）做了修正和发展。例如，“景观”或“景象”一词似乎不能充分体现诸如“9·11”恐怖袭击和伊拉克战争这样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给全球社会和文化领域所带来的震荡，这恐怕是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德堡所没有料到的。他是着重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视角批判视觉文化和消费文

化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去政治化”的“绥靖”效应。

其次，世纪之交的美国已经发展为一个媒体高度饱和（media-saturated）的社会。因此，即便如麦当劳、NBA、辛普森案、《X档案》、2000年总统大选等普通的“景象”或“景观”也被日渐全球化和集团化的美国媒体炒作为一个个“奇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奇观”一词与其说体现了本书作者凯尔纳的本义，不如说是对德堡原有概念框架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下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换言之，德堡在三十多年前看到或预言的是“景象”或“景观”，而当代媒体的膨胀和跳跃式发展把这些“景象”或“景观”变成了一个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观”。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读者——尤其是对凯尔纳有所了解的学人——可能会对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的立场和文风略感疑惑。在此也有必要对他学术路向的演变进行一番简略的耙梳。的确，凯尔纳在美国学术界是以研究后现代主义理论而确立其学术地位的。他与史蒂文·贝斯特（Steven Best）合著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三部曲”——《后现代理论：批判与质疑》（1991）、《后现代转向》（1997）和《后现代探险》（2001）——是许多美国大学和研究所相关课程的必读书目。他对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的研究也为学术界所承认。除了这些严谨规范的学院派研究之外，凯尔纳还发表了大量以媒体文化为主题而进行的“当下”性的、“诊断”式的文化研究方面的著述，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西方社会文化的变迁进行了全景式的观照和透视，构成了他的“媒体文化三部曲”。其中的第一部《媒体文化》（1995）对里根—撒切尔—（老）布什时代的媒体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本书为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重点是梳理和剖析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新旧千年之交的全球（主要是美国）媒体文化的发展脉络。最后一本著作《从“9·11”到恐怖战争：论布什遗产的危险性》即将于2003年秋季推出。这样便完成了他对有关千年和世纪交替时期的全球（主要是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诊断”式研究。

在凯尔纳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他的学术定位经历了从葛兰西所说的市场体制内高度专业化的“有机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诚如萨义德所批评的那样，专业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因此，有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被技术上的细节彻底埋没”。为了避免“有机知识分子”这种去政治化的趋向，凯尔纳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将学术研究的重心转到媒体政

治和媒体文化上，出版了《摄影机政治：当代好莱坞电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1988）、《电视和民主的危机》（1990）、《波斯湾电视战争》（1992）和“媒体文化三部曲”等著作。他的文风深受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少见艰深的理论、晦涩的术语，多有睿智的分析、犀利的批评。他以大众文化和传媒中的微观现象为切入点，关注的不只是学理的深化和话语的创新，更多的是这些学理和话语如何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提高大众对媒体文化的认知力（media literacy）。他所书写的当代美国媒体文化史符合“社会历史地形图”（socio-historical topography）的概念，在写法和文风上与国内读者较为熟悉的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r）的《天安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 1895—1980》等著作较为相似。

从学术立场上看，凯尔纳既有别于以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为代表的为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全球化唱赞歌的主流知识分子，也有别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特立独行的、充满抗拒意识的左派知识分子。他所主张的“诊断”式文化批评旨在通过对媒体文化的读解和分析揭示美国资本主义体制内部存在的阶级、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方面的矛盾，试图在以 WASP（以昂格鲁—萨克逊种白人新教文化为特征）文化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对抗性政治（例如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反全球化运动、少数族裔、同性恋等亚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之间找到一个通过对话达成和解和“多赢”的话语场。作为美国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不主张在美国多元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下进行激烈的社会和文化变革，而是希望通过各派政治力量、各个社群和族裔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建立适应信息/网络社会的新型“公共话语场”，最终形成一个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公正和平等的“替代性”政治体制。

在后“9·11”时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回潮引起了知识界的警觉。在本书中，凯尔纳对这一势力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辛辣的抨击，尤其是他对美国主流集团媒体“一边倒”的危险趋势的尖锐批评和对网上“对抗性政治”资源的大量引用，对我国读者全面理解美国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有一定帮助的。本书作者依据的是“大媒体”和“大传播”的概念框架，突出媒体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在个案的选择上，既有好莱坞“政治阴谋片”《X 档案》这类“影视文化奇观”——即直接由媒体本身构成的奇观，也有以